





日知錄卷之十九

○文須有益於天下

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勦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

○文不貴多

二漢文人所著絕少史於其傳末每云所著凡若干篇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而其餘不過五六十篇或十數篇或三四篇史之錄其數蓋稱之非少之也乃今人著作則以



多爲富夫多則必不能工卽工亦必不皆有用於世其不傳宜矣

西京尚辭賦故漢書藝文志所載止詩賦二家其諸有名文人陸賈賦止三篇賈誼賦止七篇枚乘賦止九篇司馬相如賦止二十九篇兒寬賦止二篇司馬遷賦止八篇王褒賦止十六篇楊雄賦止十二篇而最多者則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枚皐賦百二十篇而于枚皐傳云皐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于皐皐賦辭中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其文骯髒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不二十篇其尤變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是辭賦多而不必善也東漢多

碑誄書序論難之文又其時崇重經術後多訓詁凡傳中錄其篇數者四十九人其中多者如曹褒應劭劉陶蔡邕荀爽王逸各白餘篇少者盧植六篇黃香五篇劉駒駱崔烈曹衆曹朔各四篇桓彬三篇而于鄭玄傳云玄依論語作鄭志八篇所注諸經百餘萬言通人頗訊其繁是解經多而不必善也

秦延君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

三萬言桓譚新論此顏之推家訓所謂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

券三紙未有驢字者也陸游詩文辭博士書驢券職事參軍判馬曹

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二漢言之東都之文多于西京而文衰矣以三代言之春秋以降之文多于六經而文衰



矣

如惠施五車其書竟無一篇傳者

記曰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

隋志載古人文集西京惟劉向六卷楊雄劉歆各五卷爲至多矣他不過一卷二卷而江左梁簡文帝至八十五卷元帝至五十二卷沈約至一百一卷所謂雖多亦奚以爲著書之難

子書自孟荀之外如老莊管商申韓皆自成一家言至呂氏春秋淮南子則不能自成故取諸子之言彙而爲書此子書之一變也今人書集一一盡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呂覽淮南之類耳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無而後爲之庶乎其傳也與

宋人書如司馬溫公資治通鑑馬貴與文獻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爲後世不可無之書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後人之書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傳所以然者其視成書太易而急於求名故也

伊川先生晚年作易傳成門人請授先生曰更俟學有所進子不云乎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直言

張子有云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與達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救民以事此達而在上位者之責也救民以言此亦窮而在下位者之責也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然則政教風俗苟非盡善卽許庶



吳云新唐書作于  
落子 曰云直繼  
者吳云四皇非  
歸作于為 吳案  
新出元注秀信于  
為于 曰德秀所為  
歌也

吳云蘭椒自指  
秀年 若子并  
不信子蘭 若懷  
王和子州 過矣

吳云顧氏書云僕  
一治于 蓋狀待  
向于 未字

人之議矣故盤庚之誥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國有  
大疑卜諸庶民之從逆子產不毀鄉校漢文止薑受言皆  
以此也唐之中世此意猶存魯山令元德秀造樂工數人  
連袂歌于為玄宗為之感動白居易為蓋屋尉作樂府及  
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憲宗召入翰林亦近於陳  
列國之風聽與人之誦者矣

詩之為教雖主於溫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諱者  
如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如曰赫赫周宗褒姒滅之如曰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惟  
趣馬橋惟師氏豔妻煽方處如曰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則  
皆直斥其官族名字古人不以為嫌也楚辭離騷余以蘭

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王逸章句謂懷王少弟司馬子  
蘭椒專佞以慢惰兮章句謂楚大夫子椒洪興祖補注古  
今人表有令尹子椒如杜甫麗人行賜名大國號與秦慎  
莫近前丞相嗔近於十月之交詩人之義矣

孔稚珪北山移文明斥周顒劉孝標廣絕交論陰譏到溉  
袁楚客規魏元忠有十失之書韓退之諷陽城作爭臣之  
論此皆古人風俗之厚

○立言不為一時

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時而其效見於數十百年之後者魏  
志司馬朗有復井田之議謂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  
中奪之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為公田宜



及此時復之當世未之行也及拓跋氏之有中原令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給授而口分世業之制自此而起迄於隋唐守之魏書武定之初私鑄濫惡齊文襄王議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若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雜鉛鐵並不聽用當世未之行也及隋文帝之有天下更鑄新錢文曰五銖重如其文置樣於關不如樣者沒官銷毀之而開通元寶之式自此而準至宋時猶倣之

唐書李叔明爲劍南節度使上疏言道佛之弊請本道定寺爲三等觀爲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下觀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皆擇有行者餘還爲民德宗善之以爲可行

之天下詔下尚書省議已而罷之至武宗會昌五年併省天下寺觀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爲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凡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祇僧二千餘人而有明洪武中亦稍行其法元史京師特東南運糧竭民力以航不測泰定中虞集建言京東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荏葦之場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而授以地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爲徵額五年有積畜命以官



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如此可以寬東南之運以紓民力而游手之徒皆有所歸事不果行及順帝至正中海運不至從丞相脫脫言乃立分司農司於江南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千名爲農師歲乃大稔至今水田遺利猶有存者而戚將軍繼光復修之薊鎮是皆立議之人所不及見而窮則變則通通則久天下之理固不出乎此也孔子言行夏之時固不以望之魯之定哀周之景敬也而獨以告顏淵及漢武帝太初之元幾三百年矣而遂行之孔子之告顏淵告漢武也孟子之欲用齊也曰以齊玉猶反手也若滕則不可用也而告文公之言亦未嘗貶於齊梁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嗚呼天下之事有其識者不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然則開物之功立言之用其可少哉

朱子作詩傳至於秦黃鳥之篇謂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爲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爲非也歷代相沿至先朝英廟始革千古之弊伏讀正統四年六月乙酉書與祥符王有燭曰周王薨逝深切痛悼其存日嘗奏葬擇近地從儉約以省民力自妃夫人以下不必從死年少有父母者各遣歸其家

周憲王諱有燭所著有誠齋集憲王雖有



此命及薨妃輩氏竟自經以殉謚貞烈以一品禮葬之  
王之奏而亦朱子詩傳有以發其天聰也嗚呼仁哉

○文人之多

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識經術不通古今而自命為文人者矣韓文公符讀書城南詩曰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蓄畚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況望多名譽而宋劉摯之訓子孫每日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然則以文人名於世焉足重哉此楊子雲所謂撫我華而不食我實者也黃魯直言數十年來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木朝嘉靖以來亦有此風而陸文裕淡所記劉文

靖健告吉上之言空同李夢大以為不平矣見停

宋史言歐陽永叔與學者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

巧言

詩云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巧言亂德夫巧言不但言語凡今人所作詩賦碑狀足以悅人之文皆巧言之類也不能不足以為通人夫惟能之而不為乃天下之大勇也故夫子以剛毅木訥為近仁學者所用力之途在此不在彼矣

天下不仁之人有二一為好犯上好作亂之人一為巧言令色之人自切而不孫弟以至於弑父與君皆好犯上好



作亂之推也自脅肩諂笑未同而言以至於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皆巧言令色之推也然而二者之人常相因以立

於世有王莽之篡弒則必有楊雄之美新有曹操之禪代

則必有潘勗之九錫世說言潘元茂作魏公命人謂與訓誥同風是故亂之所

由生也犯上者為之魁巧言者為之輔故大禹謂之巧言

令色孔壬而與驩兜有苗同為一類甚哉其可畏也穆王作問

命曰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然則學者宜如之何必先之以孝弟以消

其悖逆陵暴之心繼之以忠信以去其便辟側媚之習使

一言一動皆出於其本心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夫然

後可以修身而治國矣記者於論語之首而列有子曾子之言所以補夫子平日所未及其

間次序亦不為無意

世言魏忠賢初不知書而口含天憲則有一二文人代為

之後漢書言梁冀裁能書計其誣奏太尉李固時扶風馬

融為冀章草唐書言李林甫自無學術僅能秉筆而郭慎

微苑咸文士之鬪茸者代為題尺又言高駉上書肆為醜

悖脅邀天子而吳人顧雲以文辭緣澤其姦宋史言章惇

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

四方乃使林希典書命逞毒於元祐諸臣嗚呼何代無文

人有國者不可不深惟華實之辨也

文辭欺人此條專為國初諸老而發

古來以文辭欺人者莫若謝靈運次則王維靈運身為元

勳之後襲封國公宋氏革命不能與徐廣陶潛為林泉之



侶既爲宋臣又與廬陵王義真款密至元嘉之際累遷侍  
中自以名流應參時政文帝惟以文義接之以致缺望又  
上書勸伐河北至屢嬰罪劾興兵拒捕乃作詩曰韓亡子  
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及其臨刑又  
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若謂欲效忠於晉者何  
先後之矛盾乎史臣書之以逆不爲苛矣王維爲給事中  
安祿山陷兩都拘于普施寺迫以偽署祿山宴其徒於凝  
碧池維作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  
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下獄或以詩聞於行  
在其弟刑部侍郎縉請削官以贖兄罪肅宗乃特宥之責  
授大子中允襄王僭號逼李拯爲翰林學士拯既汗偽署  
心不自安時朱玫秉政口揆無敘拯嘗朝退駐馬國門爲  
詩曰紫宸朝罷綴鸞鸞丹鳳樓前立馬看惟有終南山色  
在晴明依舊滿長安吟已涕下及王行瑜殺朱玫襄王出  
奔拯爲亂兵所殺二人之詩同也一死一不死而文墨交  
游之士多護王維如杜甫謂之高人王右丞天下有高人  
而仕賊者乎今有顛沛之餘投身異姓至擯斥不容而後  
發爲忠憤之論與夫名汗僞籍而自託乃心比于康樂右  
丞之輩吾見其愈下矣

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慙固有朝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  
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則車載魯連斗量王蠋矣曰是  
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則其人之真僞卽以其言辨之而



卒莫能逃也。黍離之大夫始而搖搖中而如噎既而如醉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真也。汨羅之宗臣言之重辭之復心煩意亂而其詞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其汲汲於自表暴而爲言者僞也。易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失其守者其辭屈。詩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餒夫鏡情僞屏盜言君子之道興王之舉莫先乎此。

○修辭

典謨爰象此一帝三王之言也。論語孝經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與天道亦不外乎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乎游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聞性與天道譬猶築數

仞之墻而浮埃聚沫以爲基無是理矣。後之君子於下學之初卽談性道乃以文章爲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則夫子不曰其旨遠其辭文乎不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乎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嘗見今講學先生從語錄入門者多不善於修辭或乃反子貢之言以譏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可得而聞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也。

楊用修曰文道也詩言也語錄出而文與道判矣詩話出而詩與言離矣。

自嘉靖以後人知語錄之不文於是王元美之劄記范介儒之膚語上規子雲下法文中雖所得有淺深之不同然可謂知言者矣。



○文人摹倣之病

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倣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况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且古人作文時有利鈍梁簡文與湘東王書云今人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襲棄其所長惟得其所短宋蘇子瞻云今人學杜甫詩得其粗俗而已葉水心言慶曆嘉祐以來天下以杜甫為師始細唐人之學謂之江西宗派金元裕之詩云少陵自有連城壁爭奈微之識砭砭夫文章一道猶儒者之末事乃欲如陸士衡所謂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者今且未見其人進此而窺著述之林益難之矣效楚辭者必不如楚辭效七發者必不如七發蓋其意中

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筆力復不能自遂此壽陵餘子學步邯鄲之說也

洪氏容齋隨筆曰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辭腴旨上薄騷些故為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傅玄又集之以為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之几格柳子厚晉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激越清壯漢晉諸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楊雄擬之為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班固竇戲張衡應問皆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其言甚當然此以辭



之工拙論爾若其意則總不能出於古人範圍之外也

如揚雄擬易而作太玄王莽依周書而作大誥苦心勞而

日拙者矣世說王隱論揚雄太玄雖妙非益也古人謂之屋下架屋

曲禮之訓母勸說母雷同此古人立言之本

○文章繁簡

韓文公作樊宗師墓銘曰維古于辭必已出降而不能乃

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此極中今人之

病若宗師之文則懲時人之失而又失之者也如絳守居園池記以

東西二字平常而改為甲辛始類吳人之呼庚癸者矣作書須注此自秦漢以前可

耳若今日作書而非注不可解則是求簡而得繁兩失之

矣予曰辭達而已矣初續宗修安慶府志書正德中劉七事大書曰七年閏五月賊七來夜江

境而分注於賊七之下曰姓劉氏舉以示人無不笑之不知近日之學為秦漢文者皆賊七之類也

辭主乎達不論其繁與簡也繁簡之論興而文亡矣史記

之繁處必勝於漢書之簡處容齋隨筆論衛青傳封三樓尉語史記勝漢書處正不獨

此新唐書之簡也不簡於事而簡於文其所以病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此不

須重見而意已明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

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

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

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瞞良人之所之也有饋

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

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行



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必須重疊而情事乃盡此孟子文章之妙使入新唐書於齊人則必曰其妻疑而矚之於子產則必曰校人出而笑之兩言而已矣是故辭主乎達不主乎簡劉器之曰新唐書敘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病也且文章豈有繁簡邪昔人之論謂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當日進新唐書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新唐書所以不及古人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

黃氏日鈔言蘇子由古史改史記多有不當如樗里子傳史記曰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韓女也滑

稽多智似以母爲滑稽矣然則樗里子三字其可省乎甘茂傳史記曰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古史曰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似史舉自學百家矣然則事之一字其可省乎以是知文不可以省字爲工字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

○文人求古之病

後周書柳蚪傳時人論文體有今古之異蚪以爲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此至當之論夫今之不能爲二漢猶二漢之不能爲尚書左氏乃勦取史漢中文法以爲古甚者獵其一二字句用之於文殊爲不稱元阿魯圖進宋史表曰且辭之繁簡以事而文之今古以時蓋用柳蚪之語



以今日之地爲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爲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恒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皆文人所以自蓋其俚淺也

唐書鄭德慶奏議類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曉何等語人訾其不適時

宋陸務觀政前漢通用古字韻曰古人讀書多故作文時偶用一二古字初不誤爲工亦自不知孰爲古孰爲今也近時乃或鈔掇史漢中字入文辭中自謂工妙不知有笑之者偶見此書爲之太息書以爲後生戒

元陶宗儀輟耕錄曰凡書官銜俱當從實如廉訪使總管之類若改之曰監司太守是亂其官制久遠莫可考矣

何孟春餘冬序錄曰今人稱人姓必易以世望稱官必用前代職名稱府州縣必用前代郡邑名欲以爲異不知文字間著此何益於工拙此不惟於理無取且於事復有礙矣。李姓者稱隴西公杜曰京兆王曰琅邪鄭曰滎陽以一姓之望而槩衆人可乎此其失自唐宋五季間孫光憲輩始北夢瑣言稱馮涓爲長樂公冷齋夜話稱陶穀爲五柳公類以昔人之號而槩同姓尤是可鄙官職郡邑之建置代有沿革今必用前代名號而稱之後將何所考焉此所謂於理無取而事復有礙者也

于慎行筆塵曰史漢文字之佳本自有在非謂其實名也名之古也今人慕其文之雅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飾



今此應爲古人笑也。史漢之文如欲復古，何不以三代官名施於當日，而但記其實邪？文之雅俗固不在此，徒混淆失實，無以示遠。大家不爲也。予素不工文辭，無所模擬，至於名義之微，則不敢苟尋常小作，或有遷就金石之文，斷不敢於官各地名以古易今。前輩名家亦多如此。

○古人集中無冗複。

古人之文不特一篇之中無冗複也，一集之中亦無冗複。且如稱人之善，見于祭文則不復見于誌，見于誌則不復見于他文；後之人讀其全集，可以互見也。又有互見于他人之文者，如歐陽公作尹師魯誌，不言近日古文自師魯始，以爲范公祭文已言之，可以互見，不必重出。蓋歐陽公自信已與范公之文並可傳於後世也，亦可以見古人之重愛其言也。

劉夢得作柳子厚文集序曰：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已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又可見古人不必其文之出於已也。

○書不當兩序

會試錄、鄉試錄、主考試官序、其首、副主考序、其後、職也。凡書亦猶是矣。且如國初時，府州縣志書成，必推其鄉先生之齒尊而有文者序之，不則官于其府州縣者也。請者必當其人，其人亦必自審其無可讓而後爲之。官于是者，其文優其於是書也。有功則不讓于鄉矣。鄉之先生其文優



其于是書也有功則官不敢作矣義取于獨斷則有自爲之而不讓于鄉與官矣凡此者所謂職也故其序止一篇或別有發明則爲後序亦有但紀歲月而無序者今則有兩序矣有累三四序而不止者矣兩序非體也不當其人非職也世之君子不學而好多言也

凡書有所發明序可也無所發明但紀成書之歲月可也人之患在好爲人序

唐杜牧答莊克書曰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爲之今吾與足下竝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固不可也讀此言今之好爲人序者可以止矣

婁慶重刻元氏長慶集序曰序者敘所以作之指也蓋始於子夏之序詩其後劉向以校書爲職每一編成卽有序最爲雅馴矣左思賦三都成自以名不甚著求序於皇甫謐自是綴文之士多有託於人以傳者皆汲汲於名而惟恐人之不吾知也至於其傳旣久刻本之存者或漫漶不可讀有繕寫而重刻之則人復序之是宜敘所以刻之意可也而今之述者非追論昔賢妄爲優劣之辨卽過稱好事多設游揚之辭皆我所不取也讀此言今之好爲古人文集序者可以止矣

○古人不爲人立傳

列傳之名始於太史公蓋史體也不當作史之職無爲人立傳者故有碑有誌有狀而無傳梁任昉文章緣起言傳



始於東方朔作非有先王傳是以寓言而謂之傳韓文公  
集中傳三篇太學生何蕃圻者王承福毛穎又有下邳侯  
華傳是偽  
作椰子厚集中傳六篇宋清郭橐駝董區寄梓人李赤頓  
蠟何蕃僅採其一事而謂之傳王承福之輩皆微者而謂  
之傳毛穎李赤頓蠟則戲耳而謂之傳蓋比於裨官之屬  
耳若段太尉則不曰傳曰逸事狀子厚之不敢傳段太尉  
以不當史任也自宋以後乃有爲人立傳者侵史官之職  
矣

太平御覽書目列古人別傳數十種謂之別傳所以別於  
史家

○誌狀不可妄作

誌狀在文章家爲史之流上之史官傳之後人爲史之本  
史以記事亦以載言故不讀其小一生所著之文不可以  
作其人生而在公卿大臣之位者不悉一朝之大事不可  
以作其人生而在曹署之位者不悉一朝之掌故不可以  
作其人生而在監司守令之位者不悉一方之地形土俗  
因革利病不可以作今之人未通乎此而妄爲人作誌史  
家又不考而承用之是以牴牾不合子曰蓋有不知而作  
之者其謂是與

名臣碩德之子孫不必皆讀父書讀父書者不必能通有  
司掌故若夫爲人作誌者必一時文苑名士乃不能詳究  
而曰子孫之狀云爾吾則因之夫大臣家可有不識字之



平孫而文章家不可有不通今之宗匠乃欲使籍談伯魯之流為文人任其過嗟乎若是則盡天下而文人矣

○作文潤筆

蔡伯喈集中為時貴碑誅之作甚多如胡廣陳寔各三碑

橋玄楊賜胡碩各二碑至於袁滿來年十五胡根年七歲

皆為之作碑自非利其潤筆不至為此史傳以其名重隱

而不言耳文人受賂豈獨韓退之諛墓金哉李商隱評齊魯二生日劉

又持韓退之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爾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今此事載唐書

王楙野客叢書曰作文受謝非起於晉宋觀陳皇后失寵

於漢武帝別在長門宮聞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

百斤為文君取酒相如因為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此

風西漢已然

按陳皇后無復幸之事此文蓋後人擬作然亦漢人之筆也

杜甫作八哀詩李邕一篇曰于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

屋珊瑚鉤麒麟織成罽紫駟隨劍几義取無虛歲邕本傳長於碑

頌人奉金帛請其文劉禹錫祭韓愈文曰公鼎侯碑志隄

前後所受鉅萬計侯鯖錄唐王仲舒為

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可謂發露真贓者矣

即中與馬逢友善每責逢云貧不可堪何不等碑誌相救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呼醫立可待也此雖戲言當時風俗可見矣昔楊子雲猶不肯受賈人之錢載之法言而杜乃謂

之義取則又不若唐寅之直以為利也戒菴漫筆言唐子

畏有一巨冊自錄所作文簿面題曰利市今市肆帳簿多題此二字

新唐書韋貫之傳言裴均子持萬緡請撰先銘答曰吾寧

餓死豈能為是今之賣文為活者可以媿矣

汪云昌黎文集卷之五  
律窮人事物狀云  
本初撰平准西碑  
文侯傳聖恩以碑  
寄賜律窮等金宏  
充人事未敢受使  
是以亦有所不受也  
要案律集進玉用  
碑文狀狀玉用男所  
與臣馬一疋并勒銜  
白玉腰帶一條臣  
并未敢受領湖  
州謝孔大夫狀金貲  
搜利史以州小俸等  
每月別給沙五十  
千更法以往實是  
所用積于室非



座亦所為受之于  
官名且不正情勢  
春待執生校陳昌  
黎空于取針必生  
顧氏乃摘為文詩  
張聲價小辭以為  
考其真誠過夫

司空圖傳言隱居中條山王重榮父子雅重之數餽遺弗  
受嘗為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既  
不有其贈而受之何居不得已也是又其次也

○文非其人

元史姚燧以文就正於許衡衡戒之曰弓矢為物以待盜  
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開士子之利器然先有  
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  
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吾觀前代馬  
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執家遂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  
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為正直所羞徐廣為祠部郎時會  
稽王世子元顯錄尚書欲使百僚致敬臺內使廣立議由

是內外竝執下官禮廣常為愧恨陸游晚年再出為韓侂  
胄撰南園閱古泉記見譏清議朱文公嘗言其能太高迹  
太近恐為有力者所牽晚不得全其晚節是皆非其人而  
與之者也夫禍患之來輕於恥辱必不得已與其與也寧  
拒至乃儉德含章其用有先乎此者則又貴知微之君子  
矣

少年未達投知求見之文亦不可輕作韓昌黎集有上京  
兆尹李實書曰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  
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  
國如家如閭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上  
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

吳曰杜子美贈玉  
安一程張均兄弟  
再贈解于仲通二  
君皆非端士而窮  
途不免為任昌黎  
何物不為傷哉



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賦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至其爲順宗實錄書貶京兆尹李實爲通州長史則曰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文法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陵轢公卿已下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里權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與前所上之書迥若天淵矣崔林玉露摘此爲疑豈非少年未達投知求見之文而不自覺其失言者邪後之君子可以爲戒

### 假設之辭

古人爲賦多假設之辭序述往事以爲點綴不必一一符同也子虛亡是公烏有先生之文已肇始於相如矣後之作者實祖此意謝莊月賦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又曰抽毫進牘以命仲宣按王粲以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亦是歲也至明帝太和六年植封陳王豈可倚撫史傳以議此賦之不合哉庾信枯樹賦旣言殷仲文出爲東陽太守乃復有桓大司馬亦同此例仲文爲桓玄侍中桓大司馬則玄之父溫也此乃因殷仲文有此樹婆娑之言桓元子有木猶如此之歎遂以二事湊合成文而長門賦所云陳皇后復得幸者亦



本無其事俳諧之文不當與之莊論矣

長門賦乃後人託名之作相如以元

狩五年卒安得言孝武皇帝哉

陳后復幸之云正如馬融長笛賦所謂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也

○古文未正之隱

陸機辨亡論其稱晉軍上篇謂之王師下篇謂之疆寇

文信國指南錄序中北字皆鹵字也後人不知其意不能

改之謝皋羽西臺慟哭記本當云文信公而謬云顏魯公

本當云季宋而云季漢凡此皆有待於後人之改正者也

胡身之注通鑑至二百八十卷石敬瑭以山後十六州賂

契丹之事而云自是之後遼滅晉金破宋其下闕文一行

謂蒙古滅金取宋一統天下而諱之不書此有待於後人

之補完者也漢人言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

勢力者其事皆見於書

漢書藝文志

故定哀之間多微辭矣況

於易姓改物制有華夏者乎孟子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

論其世也習其讀而不知無為貴君子矣

鄭所南心史書文丞相事言公自序本末未有稱彼曰大

國曰丞相又自稱天祥皆非公本語舊本皆直斥彼酋各

然則今之集本或皆傳書者所改

金史紇石烈牙吾塔傳北中亦遣唐慶等往來議和完顏

合達傳北中大臣以輿地圖指示之完顏賽不傳按春自

北中逃回北中二字不成文蓋鹵中也修史者仍金人之



辭未改

晉書劉元海石季龍作史者自避唐諱後之引書者多不  
知而襲之惟通鑑並改從本名





